

Hermann Hesse



Hermann Hesse

Roßhalde

罗斯哈尔德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谢莹莹 刘永强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斯哈尔德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谢莹莹 刘永强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斯哈尔德 / (德) 黑塞 (Hesse, H.) 著; 谢莹莹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08-08157-4

I. 罗… II. ①黑…②谢… III. 中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6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3577 号

责任编辑 王 蕾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罗斯哈尔德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谢莹莹 刘永强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07,000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157-4/I·601
定 价 22.00 元

第一章

当约翰·维拉古特十年前买下并迁入罗斯哈尔德时，那里是一座荒废已久的庄园，园中只有年久失修的花园小径、遍布青苔的长椅、破旧不堪的台阶和荒草丛生的园子。八英亩的土地上只立着一幢美丽却荒废的庄园主楼，楼里有一个马厩，园中还有一座庙宇样的小亭台，亭子的门歪歪斜斜地挂在铰链上，往日用蓝丝绸裱糊过的墙壁上长满了苔藓。

置下这片地产后，庄园的新主人立即拆掉了那座濒临坍塌的亭台，只保留了十级古老的石阶，石阶从这一观景美榭的门槛一直通向池塘。维拉古特在原处搭起一座画室，他在这儿画了七年的画，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他的房间原在庄园主楼

中，然而随着家庭关系日趋紧张，他不得不将大儿子送到外地的学校读书，将主楼让给了妻子和仆人，自己则在画室边扩建了两个简朴的房间，并从此开始过上单身汉的生活。只是可惜了这幢漂亮的庄园主楼，维拉古特夫人和七岁的皮埃尔只住在楼上，夫人虽然不时接待一些友人宾客，但她的交际圈并不广泛，因此很多房间都常年空着。

小皮埃尔不仅是父母亲的心肝宝贝，也是两人之间的惟一纽带，正是这条纽带维系着庄园主楼和画室间的往来；整个罗斯哈尔德惟一的主人和拥有者其实是这个孩子；维拉古特先生的活动区域仅限于画室、林中小湖附近以及从前的苑囿；他的妻子则掌管庄园、草坪、菩提树园和栗子园，两人很少互相走动，即便偶尔交谈起来也客套矜持，吃饭时除外——画家一般在主楼里进餐。庄园中只有小皮埃尔对这一楚河汉界置之不理，他几乎毫不知情。孩子无忧无虑地穿梭在老房和新房之间，无论是画室、父亲的图书馆，还是走廊、美术厅或母亲的房间，他都同样熟悉，栗子园里的草莓、菩提树园里的花朵、树林小湖里的鱼儿、湖边小屋和小舟都是他的财富。无论是在母亲的女佣旁边，还是在父亲的仆人罗伯特身边，他都饱受尊敬和宠爱。在母亲接待的客人眼中，他是女主人的儿子，而对于来画室拜访父亲的先生们（其中一些还

会讲法语)，他是画家的儿子。皮埃尔的肖像、油画、照片同时挂在父亲的卧室和母亲那糊着浅色墙纸的主楼房间里。皮埃尔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甚至比那些家庭和睦的孩子更幸福；没有人为他筹划严格的教育方案，如果他在母亲那里惹了麻烦，湖边就是他安全的庇护所。

孩子早就上床歇息了，十一点后，庄园中已一片黑寂。午夜过后，约翰·维拉古特才独自徒步从城里回来，他跟熟人在城里的酒馆打发了一晚上。时值初夏，他走在温暖多云的夜晚，酒烟气息、歇斯底里的大笑和豪放的气氛渐渐从他身上散去，他一边品味着略微紧张、湿润而温热的深夜空气，一边小心翼翼地穿行于已长得根深叶茂的黑黝黝的麦田间，朝着罗斯哈尔德走去，淡苍苍的夜幕中，庄园的树梢森然入眼，静寂无声。

到了庄园门前，他并没有止步，继续向前走了下去。他从门外打量了庄园主楼片刻，淡色的楼墙在黝黑树影的映衬下微微闪着光，显得雅致而诱人，他兴致盎然地凝视着这幅美景，心中怀有一种路经此地的漫游者的陌生感。看了几分钟后，他沿着高高的树篱向前走了几百步，进入他为自己预备的一个通道口，走上一条隐秘的林间小路，顺着这条路他能回到自己的画室。这位健壮的小个子男人警醒地穿过林木茂密、野草丛生的漆黑园子，走

向他的住所，倏然间住所已在他眼前，树梢的阴影仿佛舒展在湖面上，浅灰的天幕在远方依稀可见。

小湖纹丝不动，几乎一片漆黑，微弱的光线宛如一层极薄的皮肤或一层纤细的尘土，铺展在湖面上。维拉古特瞥了眼表，快一点了。他打开小屋的侧门，走进卧室，点亮一支蜡烛，然后迅速脱掉衣服，赤身走到外面，沿着平整的石阶缓缓下到水中，湖水在他的膝盖前漾起一纹纹的小水波，波光闪烁。他潜入水中，朝着湖心游了一小段路，此时他骤然感到一阵疲惫，那是经历了一个不寻常夜晚之后的倦怠，于是他转身游回岸边，湿淋淋地走进屋里，披上一件绒制睡衣，擦了擦短发上的水珠，赤脚登上几个台阶来到画室，画室宽敞得惊人，里面几乎空空如也，他一进来就急迫地打开了所有电灯。

他大跨步走向一个画架，架上放着一小块亚麻画布，这是他最近几天的工作。他两手撑在膝盖上，躬身站在画前，睁大眼睛打量着画面，新抹的颜色映射着耀眼的灯光。他默默注视着这幅画，静立了两三分钟，直到整幅画的每一笔画都在他的眼中再次变得鲜活起来；多年以来这已成了他的习惯：每个工作日之前，他上床时只会一心一意地想着正在创作的画。他关了灯，取了蜡烛向卧室走去，卧室门口挂着一面小写字板和粉笔。“七点叫我起

床，九点咖啡”，他用力道十足的罗马字母在上面写到，然后他关起身后的门，躺倒在床上。他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竭力强迫自己想着那幅画。达到目的后，他闭上清澈的灰色眼睛，低声叹了口气，很快就昏然睡去。

早晨，罗伯特按规定的时间叫醒了他，他很快起身，在隔壁小屋用冷水洗澡，然后穿上一套洗得有些变形的粗制灰色亚麻西服，走进画室，仆人已经拉起了巨大的卷帘式百叶窗。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一盘水果、一个玻璃水瓶和一块黑麦面包，他心思重重地拿起面包咬了几口，同时走到画架前仔细打量着。他一边在屋中踱来踱去，一边吃着面包，此外还吃了几颗玻璃盘里的樱桃，他瞥了一眼摆在屋中的几封不甚重要的信件和报纸，然后立刻像着了魔一样坐到折椅上开始工作。

这幅宽形的小画呈现了一个清晨的景象，几个礼拜前，画家在一次旅行中领略了这一景色，还为此打了多个草稿。当时他住在上莱茵河边的一家乡下小旅馆中，他原打算去那里拜访一位同行，却未能与他谋面，只得在烟雾缭绕的旅馆度过了一个令人不快的黄昏，还在一间散发着石灰和霉味的潮湿客房里挨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那夜他只浅浅睡了一会儿，第二天太阳还没升起，他就醒了，感觉燥热且心情极差，由于大门还锁着，他从旅馆的

窗户跳出来，走到邻近的莱茵河畔，解开一艘小船，向水流徐缓、晨光昏暗的河中划去。当他打算返回时，突然看到有船夫从对面的河岸摇着船向他迎面划来，那是破晓时分，雨意朦胧的天空呈乳白色，微然颤动的冷冷晨光裹着那人昏暗的轮廓，背光的渔船显得出奇地大。他被这一景象和那奇特的光线倏然触动，深深陶醉，于是他停下了船，让那人渐渐靠近，那船夫停在一个游动的网标边，从凉津津的水中拽起了一个鱼笼。两条宽宽的淡银色鱼赫然入眼，灰色的水面上，鱼儿浑身闪着湿漉漉的光，片刻后，它们啪的一声掉进了渔人的船里。维拉古特立刻请渔人稍候片刻，取出应急的画具，用水彩颜料勾勒了一个草图。然后他又在当地待了一整天，画画，读书，第二天清晨他又来到外面取景。后来他离开了那个地方，但那幅图景的印象一直在他脑中挥之不去，令他十分痛苦，直到它终于获得了形貌，现在他天天都在画它，画就快完成了。

他最喜欢在艳阳高照时，或在树林和园子的温暖凌乱的光线中作画，然而这幅画面中那奔涌不息的银色寒光令他颇感棘手，当然它也令他找到了一种新的画风，昨天，他终于成功解决了这一难题，此刻，他深信这将是一幅优秀而特殊的作品，它并非是一次记录，也不是一种满怀敬畏的模仿，相反，它呈现了大自然

冷漠神秘的存在和流变中的某一瞬间，这一瞬间突破了那玻璃般的表壳，令人感受到了现实那狂野而宏伟的气息。

画家专心致志地凝视着这幅画，同时在调色板上调和色调，这些都不是他往常惯用的颜色，红色和黄色几乎完全被弃之不理。水和空气的部分已完成，画面上笼罩着一抹霜冻般的清冷光芒，这光芒欲现还休，岸边的灌木和桩杆在潮湿苍白的曙光中影绰绰，简陋的小船与四周浑然一体，亦真亦幻，渔夫的面容也缺乏实质和语言，惟有那只冷静地向鱼伸去的手却充满无情的现实。一条鱼闪着光跳过了船沿，另一条则纹丝不动地平躺着，圆张的嘴和惊恐呆滞的眼睛盈满造物的疼痛。所有的一切都寒气逼人，悲伤得近乎残忍，然而一切又那么宁寂，无懈可击，除了这个简洁的象征，再无其他暗示，然而正是它造就了一件艺术品，正是它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阴郁的神秘，让我们在一种甜蜜的惊叹中萌生爱意。

画家在画前端坐了约两小时后，仆人来敲门了，他心不在焉地答应了一声，仆人应声将早餐端了进来，悄声把壶、杯子和碟子摆上餐桌，拉出一把椅子，安静地等候片刻后，小心地提醒道：“咖啡已经倒上了，维拉古特先生。”

“我就来，”画家喊道，用拇指擦掉了刚才在跳跃的鱼的尾部

画上的的一笔，“有热水吗？”

他洗了手，坐下来喝咖啡。

“您可以帮我装一下烟斗，罗伯特，”他心情愉快地说道，“没盖子的那个小烟斗，应该放在卧室里。”

仆人走开了。维拉古特大口大口地喝着浓咖啡，微微感到一阵晕眩和不堪重负，最近一段时间，繁忙的工作之后，他不时有这种感觉，不过这次它很快就像朝雾一样散去了。

维拉古特从仆人手中接过烟斗，让他点上火，贪恋地吸了一口芬芳的烟雾，烟强化并完善了咖啡的效果。他指着画道：“罗伯特，你小时候也打过鱼，对吧？”

“是的，维拉古特先生。”

“你看一眼那儿的鱼，别看空中的那条，看下面那条张着嘴的鱼。那嘴画得对吗？”

“是对的。”罗伯特满腹狐疑地答道。“但是您知道得比我清楚。”他补充道，语气中含有一丝责备之意，仿佛主人的问题有些讥讽。

“不，尊敬的朋友，不是这样。人只有在幼年时才能对自己遭遇的一切有最清晰鲜明的印象，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十三四岁，在此之后，人就开始无限地缅怀往事了。我在年轻时从来没跟鱼

打过交道，因此才问你。怎么样，口鼻部位画对了吗？”

“画得很好，什么都不缺。”罗伯特恭维道。

维拉古特又站起来，检查了一遍调色板。罗伯特望着他。他了解维拉古特心无旁骛的目光，在这道目光前，他几乎已成了透明物，他知道，在这一刻，他、咖啡、刚才的简短对话，以及所有其他的一切都被这个男人抛至脑后，如果他过几分钟后去叫他，这个男人将恍如大梦初醒。但这样做很危险。罗伯特收拾餐具，这时他看见信还一动不动地摆在那儿。

“维拉古特先生！”他低低叫道。

画家此时尚能听见声音。他恶狠狠地回头望去，仿佛一个快要睡着却忽又被叫醒的筋疲力尽的人。

“有一些来信。”

随后罗伯特就出去了。维拉古特紧张兮兮地将一小堆深蓝颜料按在调色板上，把颜料管扔到小铁皮画桌上，开始调和颜料，但仆人的提醒在他脑中挥之不去，他气冲冲地把调色板扔到一边，拿起信来。

无非是一些常见的业务来信：某人致信要求参加画展，某报刊编辑部来信要求他提供生平简历，或是一张账单——突然间，一行熟悉的字体映入了他的眼帘，他感觉灵魂甜蜜地震颤了一下，

他拿起那封信，欣赏着信封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的每一个字，凝神观察那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字迹。然后他费劲地研究了半天邮戳。邮票是意大利的，可能来自那不勒斯^[1]或热内亚^[2]，也就是说，这位朋友人已近在欧洲，几日之内就能到达他这里了。

他高兴地打开信，满意地看着信中细密平正、结构严谨的文字。仔细想来，在过去的五六年中，除了作画和与小皮埃尔相处的时光，这位身在国外的朋友寄来的寥寥几封信竟是他生活中惟一纯粹的乐趣。正如每次收到这位朋友的信后，他一边体会着兴奋的期望，一边又不由感到一丝模糊而尴尬的羞愧，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多么困窘和凄恻。他缓缓读着信：

那不勒斯，7月2日夜

亲爱的约翰：

红酒外加油乎乎的通心粉，酒馆前小贩的大声叫卖——这些依然是欧洲文化那扑面而来的第一批符号，而我再次走近了这种文化。在过去的五年中，那不勒斯毫无改变，完全不似新加坡或上海的日新月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兆

[1] 那不勒斯 (Neapel)：意大利境内城市。——译者注，下同

[2] 热内亚 (Genua, Genova)：意大利境内城市。

头——回乡后我不会感觉陌生。后天我们去热内亚，我的侄子会在那边接我，然后我们一起去拜访亲友，老实算来，我在过去的四年里几乎没有任何进账，因此这一次也不会有人对我曲意逢迎。探亲估计要花上四五天的时间，然后我还得去荷兰处理一点公事，大概会在那边待五六天，这样下来，我大约十六号便能见到你。到时你会收到我的电报。我打算在你身边至少住上十天或两个礼拜，给你的工作捣捣乱。你現在名气大得吓人，二十年前你对“成就”和“名气”却有另一番看法，哪怕当时的看法只有一半合情合理，那么现在的你无疑应是一个昏聩愚昧的家伙。我还想买几幅你的画，之前我抱怨自己境况不景气其实也是为了和你讨价还价。

我们都在老去，约翰。这是我第十二次穿越红海，我第一次被炎热击倒了。46摄氏度。

上帝啊，还有十四天就能见面了，老家伙！你得付出几打摩泽尔葡萄酒的代价。自上次相聚，已经过去了四年有余。

9日到14日之间我住在安特卫普^[1]的欧洲酒店，信可以

[1] 安特卫普 (Antwerpen)：比利时境内城市。

寄到那里。如果在我途经的地方恰好有你的画展，务必要告诉我！

你的 奥托

他愉快地重读了一遍这封短信，信里的笔迹端庄强劲，标点也点得激情四溢，他从小写字桌抽屉的角落中找出了一本日历，一边看，一边心满意足地点着头。这个月的中旬之前，他有二十来幅画正在布鲁塞尔展出，真是好极了。这位朋友有着令他颇为忌惮的锐利目光，这几年来他那废墟般的生活必然瞒不过他的眼睛，还不如让他先看一点画家所引以为豪的东西。这样一切都容易了。他想像着奥托的样子，想像这个一派浓厚异国风味的人如何穿行在布鲁塞尔的大厅中，研究他的作品，这一刻，他庆幸自己将那些画送去参加画展，虽然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供出售的。他立刻写了一张寄往安特卫普的明信片。

“他什么都记得，”画家心怀感激地想，“的确，我们上一次几乎只喝了摩泽尔，有一天晚上，我们甚至喝得烂醉如泥。”

他思忖了片刻，意识到自己极少踏足的地窖中肯定早就没有摩泽尔酒了，于是他决定当天就预订一批。

他再一次坐回到画前，但他的精力已分散，内心躁动不安，

完全无法凝神，灵感更是遥不可及。他干脆将画笔放到笔筒中，拿起朋友的信，犹豫不决地踱到室外。湖水映射着强烈的阳光，刺着他的双眼，这是一个晴朗无云的夏日，园中阳光遍地，鸟鸣声跌宕不息。

他看了一眼表，皮埃尔的早课应该已经结束了。他漫无目的地在园中闲逛着，一边心不在焉地盯着光影扶疏的深色路面，一边听着庄园主楼那边的动静，他走过了皮埃尔的秋千和沙堆乐园，最后走到厨房花园附近，他漫不经心地抬头瞅了一眼栗子树的高大树冠，浓密的叶丛中掩映着最后一簇赏心悦目的浅色花朵。蜜蜂低低嗡鸣着，围着花园树篱上的那簇含苞欲放的玫瑰花蕾打转，庄园中那座快乐的小钟忽地敲响了几下，钟声透过树丛深茂的枝叶传来。它敲错点了，维拉古特再次想起了皮埃尔，小家伙最大的愿望和雄心就是长大之后把这口老钟修好。

这时，他听见树篱那边传来了人声和脚步声，在花园明媚的阳光里，这些声音和蜜蜂的嗡鸣、鸟儿的啼鸣、丁香丛和豆花的绵绵不绝的厚重香气低柔地交织在一起。那是他的妻子和皮埃尔的声音，他立着不动，细心倾听。

“它们还没成熟，你还得等几天。”他听见妻子说道。

孩子大笑着，叽叽喳喳地回了一句话，在这个令人怦然心动

的宁静夏日，他看着平静的绿色花园，听着随风飘来的孩子的轻柔声音，某一刻，他倏然觉得这一切来自他遥远的童年花园。他走到树篱边，透过藤蔓朝花园里张望，看见妻子穿着晨服，站在阳光遍地的小径上，手里拿着一把园艺剪刀，腕上还挎着一个轻轻的褐色篮子，站在离树篱约二十步之外的地方。

画家注视了她片刻。女人身材高挑，面容肃然而落寞，她躬身看着花，大草帽软软垂着，给她的脸蒙上了一层阴影。

“那些花叫什么？”皮埃尔问。阳光在他那棕色的头发间跳动，他的双腿瘦削，被太阳晒成了褐色，暴露在阳光中，当孩子弯下腰时，他能透过那宽大的领口，看见他晒黑的脖子下的白亮亮的背部肌肤。

“灌木丁香。”母亲道。

“这个我知道，”孩子接着说，“但是我得知道蜜蜂叫它什么。在蜜蜂的语言中，它应该也有一个名字。”

“当然，可是人们却没办法知道这个名字，只有蜜蜂才知道。也许蜜蜂叫它们蜜儿花。”

皮埃尔沉思。

“不对，”他果断道，“在三叶草和旱金莲里，蜜蜂也能采到蜜，它们总不能给所有的花都只取一个名字。”